

灵岩遗旨

《印光法师文钞》甄选类编



印光大师著 智随法师编撰
岳麓书社

灵岩遗旨

《印光法师文钞》甄选类编

印光大师 著

智随法师 编撰

岳麓书社
桑大鵬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岩遗旨:《印光大师文钞》甄选类编/印光大师著;

智随编. —长沙:岳麓书社,2008

ISBN 978 - 7 - 80761 - 003 - 8

I. 灵... II. ①印...②智... III. 佛教—文集

IV. B9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519 号

灵岩遗旨

著 者:印光大师

编 者:智随法师

责任编辑:刘 果

封面设计:1123 工作室梁宁凌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29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 - 7 - 80761 - 003 - 8/B · 49

定价:48.00 元

承印: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生命的信仰与归路

有一种东西，是不因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差异而必然走向我们的，那就是死亡。物之有生，就必有死，一切蠢动含灵、蜎飞蠕动莫不为然。事实上，我们正是从物的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中触摸到了死的潜流，是死的存在推动了生的过程。

不仅如此，人类亘古以来还以死亡为背景、为参照而建立和创造了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等。试想：有哪一种文化不是包裹着生的内核？有哪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植入了对幸福的憧憬？有哪一种生命体验不是隐含了离苦得乐的本能？生、幸福和离苦得乐全都建立于对死亡的恐惧、逃避之上，从而将死亡沉淀为人生的背景，只是因为死亡的否定力量是如此强烈，超越了我们承受能力而引发了

我们的拒斥本能,因而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地“遗忘”了这种令人绝望的背景。然而,这并不影响死亡恒久地面对我们,直到它引起了某些敏感而智慧的心灵的注视与沉思——老子、佛陀、耶稣等就是这种直面死亡的人,他们对死亡的思量为生注入了意义。

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所有智者和哲人对生的意义体验与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却是源于死亡,死亡的必然性为生划定了存在的边界,从而也就给出了生的意义域,使得生者对生的意义体验与价值认定不得不与死亡关联起来,如此而导致生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对死亡的超越,而其最高价值则在于突破有限走向无限,亦即生最终将死亡也包纳进来,使之成为生命的表现形式。这既是生的哲学底蕴,也是生命的终极目的。一切宗教和生命哲学莫不为此而努力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

将死亡作为生和生命的表现形式拓宽了生命的意义,是对于生的逻辑思考的结果,一种理论预设。而在实践领域,作为领有生命在世的人,毕竟不能以死亡的形式完成生命的拓展;因为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已知道正在承载着我们的生的背后就是死亡,生死本为一体,互为其根,一起构成了我们本己的存在,但人性发乎本能的执着是如此执迷于生的当下经验,徜徉于生的精神之流中,拒斥死的照面,使得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坍塌在对生的单向度体验中,死亡带给生命的巨大意义空间被覆蔽。古往今来,无数芸芸众生就这样自欺欺人地活着,构成了人类历史和个体存在的最大真实,只有那穿越了生死两面的圣者才能完整地理解生与生命的意义,正是他们走完了生命意义的全程并从意义的尽头归来,重返人间,告谕我们,有一种植根于我们本己的浑整的存在——超越了生死的非生非死的真相被我们的偏执所覆蔽,我们需要揭开这层帷幕,让这种本己的存在彰显。然而由于凡俗众生一辈子沉溺于外物的执取之中,迷执于物之表象,神如走马,心意浮嚣,无法以一种宁静洞达之心去直观那种非生非死的本己存在,智者乃依不同种族的历史、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作出种种施設,观机逗教,因病予药,创立了种种道说,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于焉发生并确立了其基本意涵。

二

总体而言,宗教虽在引导人们穿越生死、走向解脱的基本旨趣上大体一致,但其理论言说特征、对生死的体验与认知程度以及相关的施教方式等却大异其趣。比较而言,对生死本质的体认、实践与言说最为透彻圆满者莫如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佛教直接回答了生死的本质,提出了独特而深邃的空性本体论,并从逻辑与实践两个层面实证了这种非生非死的本体,为无数沉溺于轮回大海、头出头没的芸芸众生揭开了生命的真相并指明了生活的终极目的,即实证这种空性、摆脱死亡的恐惧和轮回的苦难而使自身成为非生非死的本体存在(涅槃之境),亲见万物皆备于我而驻于永恒的福祉之中。这是佛教异于其他宗教的根本特征所在。

基于这种空性本体论的认知,佛教乃发展出两种精神特点以构建完整的人格结构,即智慧与慈悲。这里的智慧不是一般的世间权智,而是运载行者从生死此岸走向非生非死的涅槃彼岸的圆满般若空智,只有以甚深的禅定悟入空性的道理,方能获得这种定慧等持的般若智慧。一旦获得,就能真正了知万法本空,生死皆幻,认识到无论是生的繁荣还是死的寂灭都不过是从空性涌生的幻影,从而证得了超越生死、不为生死所动的大智慧。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慈悲精神的发生。由于行者悟到空性是万有共同的本质,我与万物共在于空性之中,幻生幻灭,因众生的执迷而认幻为真,作茧自缚,故生起同体大悲之心,苦于众生之苦,悲于众生之悲,绝不仅为自己考虑而安养于涅槃彼岸,而是发誓将众生也引出生死,于是重入轮回大海,开始积极度化众生的大业。因此,“大智故不住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仅是一个菩萨的真实生活形态和人格精神的写照,也是整个佛教基本理念的表达。

何以说大智大悲是整个佛教基本理念的表达呢?原来在佛教里有一个与其他宗教不共的理念,即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觉悟之心,不仅觉悟到万有的空性本体,而且觉悟到我与众生同根(即同此空性),

因觉悟到万有之空性而生发不为万物表象所迷惑的任运智慧，同时又因觉悟到我与众生同根而生起怜悯众生之苦的悲心，此二者的一体圆备就构成了完整的菩提心。菩提心的生发和获得既是行者的理想，也是众多伟大成就者身上已经实现的现实。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乃至十方诸佛即是这种悲智双圆的大觉圣人。

三

依此菩提心的言说和实践，佛教祖师们依据不同经典及不同种族、时代、地域的文化与心理特点开创了不同的法门，种种施設，目的都是为了引生人们内在本具的菩提心，出离轮回苦海，在空性中任运度生，达到圆满的自我实现，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宗派。以中国大乘佛教而论，就有八大宗派之说，即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南山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若根究各大宗派的源头而论，无不是释迦牟尼和众多大成就者之菩提心的实践表现，具有完全一致的义理之源。然而，由于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根性与时迁流，随物推移，不同宗派乃相次登场演现，因应于不同众生之机而显度化之功，当其所应之机不再，此派自然隐退于历史之中，如此而有不同宗派在历史上递相演化之事。千余年来，经过时间的淘洗，三论、天台、唯识、华严、南山五宗俱各隐去，目前唯净土、禅、密尚存化世之功，而密教一途，唯藏密特盛，汉密早在唐代经唐武宗灭佛之难就已绝传，汉地可谓仅存禅、净二宗了，而又以净土宗尤盛。

随着印度佛经的不断传入，净土经典也相继传来。于众多经典中，三国魏康僧铠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和南朝宋时偃良耶舍翻译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因专说弥陀因中誓愿、极乐依正庄严、众生往生因果、十方诸佛证诚等而成为净土宗理论的基柱和净业学人的指南，被尊为净土宗正依的经典。

不仅净土经典专说净土之事、专赞弥陀功德、专劝念佛往生，其余经典也在在指示净土，劝众往生。据《大正藏》所载，于大乘经中兼

说净土法门者，多达二百余部。如素有经中之王之称的《华严经》最后一品《入法界品》就是叙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最后由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将善财的修行和全经的主旨导归极乐，以往生极乐世界为成就佛道的保证。被禅宗奉为正法眼目的《楞严经》在二十五圣各述圆通时，大势至菩萨即专叙念佛法门。认为念佛一门最为圆通，通过念佛而成佛，并摄念佛众生，归于净土。此可谓于禅宗经典中开显净土法门的最重要开示。更有意味的是，禅宗誉为“识自本心，不由他悟”的宗派，发展到后来，也意识到其所追求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只有通过往生极乐世界才能真正圆满，亦即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禅者理想的最完美实现。

这就形成了一种发人深思的意义格局：即浩如烟海的佛经其核心理念都是在表述净土一事——《华严经》以佛法总纲的地位指归净土，《楞严经》以正法眼目的资格标示净土，无数有关净土的经、偈、颂、赞等则专说净土。综观佛教各宗齐归净土之大势即知：禅教各宗行者的最妙法门就是通过往生西方净土以实证唯心净土——净土实在是佛法的终极理念和众生的最佳依皈。

四

何以如此？我想关键在于净土法门的独特性及其当机的优势。以其义理而论，如《观无量寿佛经》云：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

这个义理的关键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极为深刻地道明了众生念佛的当下即可转凡心为佛心的道理，有效地阐释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佛教基本理念，委实至简至深。与此相关的另一义理是“带业往生”之说，因众生毕竟是众生，虽念佛使凡心为佛心，但凡夫之业力、烦恼、习性实非短时所能融化。而“乘佛愿力，带业往生”之说为人们解除了业力难消的恐惧，确保了念佛行者可带业到西方净土

(往生后实无业可带)、最终必然成佛的信念,给人以极大的鼓舞。这两个义理(“心作心是”论、“带业往生”论)既是大乘佛教义理的高度概括,又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是净土宗特别优胜于余宗之处。

就其修行方法而论,净土法门之行可谓至简至易:念佛,即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万德洪名。当然,古德将念佛分为四种:一者称名念佛,二者观像念佛,三者观想念佛,四者实相念佛。这四种念佛难易有别,对机不同,效果与力用自然大异,行者完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选择。而净土宗古德所强调的,则是普被三根的持名念佛,如善导大师所言,一心专念弥陀名号为往生之正定业,顺彼佛愿故。何以古德不重观想等其他方法,而独宗称名一行?除了其“顺佛本愿”之义外,善导《观经四帖疏》云:“乃由众生障重,境细心粗,识颺神飞,观难成就也。是以大圣悲怜,直劝专称名字,正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此可谓称名一行特立独盛的根源。

大乘佛法,无不以菩提心为其根本,净土法门自求往生,看似悖离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之道。然深察其意,即知自己先解脱,方能帮助他人解脱,故往生净土可谓圆满菩提之究竟选择。净土宗大德由此而引申出发往生心即发菩提心之深义,《佛说无量寿经》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可谓深藏其意。因称名念佛一法是借助于佛力断烦恼、破无明,达到最终的觉悟,故念佛行者,只要顺从于佛愿,即可以凡心入佛心,由迷途归觉路,并最终往生而成佛,进而大悲救度众生,如此即可圆满成就菩提心。同时,一个普通的念佛人,虽未完全如圣者一样随顺菩提,但将念佛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以一灯燃千灯,普施大悲救度之雨。一方面通过回向破除小我,趣向无我的大道;另一方面又通过回向契合于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悲心和意志,位在凡夫而行菩萨道,这也正是菩提心的实际体现。由于净土法门持名一法至简至易,故人人可学,并学而致效;上至哲人智者,下至愚夫愚妇,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故此法门虽大而简,然简而微妙。

净土宗不仅义理至深,法门至简,而且当机——当时代之机、当众生之机。这种“当机”之说古德多有阐释,我以为可从两个方面理

解。广义地讲,如前所述,任何一个种族,不论其历史如何漫长,文化如何驳杂,但其历史与文化在逃避死亡、延续生命上却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在面对死亡时都只是在做无望的挣扎,但求生的本能不能不使愚痴的个体做此挣扎之举,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挣扎的产物。这种挣扎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生命是不完美的,总是有苦难和死亡相随,残缺、遗憾、不圆满是每个个体生命的共同体验;二是对死亡的抗拒、追求永生是基于生命本能的理想。对于这两点,佛教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并指出了有效的救赎之路。佛教的空性论、缘起论、因果论深刻地揭示了生死、苦难、残缺的真相,证明这一切都不过是从空性涌生的幻影,是无明导演的产物,众生既是这个无明导演的道具,又是其随意使唤的演员,在反复上演着轮回的戏剧,而在吾人的本性上其实非生非死。净土经典作为佛教义理之实证性总结,不仅有力契合了人们的求生恶死之心,而且以其至简至易的念佛方法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抵达生命的圆满之路,此可谓当众生之机。狭义地讲,如古德所云,人类的道德情操、世道人心以及因此导引的世界劫运呈每况愈下之势。近百年来,在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欲本能驱使下,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带来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种族、国家、个人之间的冲突,醇厚的人心和古老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战争频仍,灾难频发,新的不知名的疾病层出不穷并正在残噬我们的生命,人们正在遭遇自身的贪欲造就的恶果。面对这种逆境,那些专为深智厚德者设置的法门经实践证明俱无显效,唯有净土一门以其至简至易、广大微妙之法起到了挽时代劫运之功,而且逆境愈深,人们求生的本能就愈强,念佛之心就愈切,因而往生之可能性就愈大,净土之功效乃愈显,故此净土法门在逆境中的效应如烈火之遇猛风,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如熊熊火焰,燃尽了一切恶业和不圆满,尽显生命本性的纯净,此可谓当时代之机。千百年来,在诸多说教、理论俱被时间淘洗净净之时,净土宗却随历史的流转和人性的沉沦而光耀愈显,成了人类自救救人的不二法门。

中国净土宗自东晋慧远大师创立莲社影响至巨而得以弘开,唐代善导大师则承龙树、天亲、昙鸾、道绰法脉,集净土大成,开宗立教,大阐净土摄化之功,迄有近一千七百年历史。其间大师辈出,度生无数。历代《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以及我们今天所耳闻目睹的往生事迹,在在证明了净土法门不可思议的度人之功。饮水思源,因而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推尊祖师功行与言教的信心。

在中国,一千七百年来,净土宗涌现了大量的实践者与弘传者,而追溯净土宗兴起的最初源头,当推印度的佛学大师、八宗共祖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易行品》中最早提出了“难行道”和“易行道”之说,开显净土法门。所谓难行道,就是以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修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道,这是修行佛法的通途。因其“行诸难行,久乃可得,或堕声闻辟支佛地,是大衰患”。所谓易行道,是指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乘佛愿力,往生西方净土。因“阿弥陀佛本愿如是:若人念我,称名自归,即入必定”。故龙树菩萨比喻难行道如陆路步行,吃力艰难;易行道如水上乘船,省力容易。这是净土宗自释迦宣说以来作为易行道,较余宗远为优胜的最初理论开显。

龙树菩萨后,有天亲菩萨著《往生论》开显净土:“观佛本愿力,遇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即阐明净土法门之易行功高。

随着净土经典传到中国,北魏昙鸾法师继承龙树天亲思想,著《往生论注》,宣扬弥陀的他力本愿,大力提倡专念弥陀佛名,乘佛本愿力,即得往生彼佛净土,因佛力摄持,而入大乘正定之聚。这是净土思想于中国的生根发芽,又与慧远大师共期西方的行持遥相呼应。

昙鸾大师往生后二十年,有道绰出世,因读到鸾祖碑文,犹如百雷贯心,豁然醒悟,遂于玄中寺鸾祖塔前自誓为弟子,并住锡此寺,大力宣说净土法门。绰禅师继承龙树菩萨、昙鸾祖师之自力难行、他力易行思想,著《安乐集》,判佛教为“圣道门”与“净土门”,言:“圣道一种,今时难证;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进一步在理论与实践上明

确了西方净土的信仰与修持方法。其一生即以专弘弥陀净土为己任，劝人舍圣道归净土。所化之地，七岁小孩皆知念佛。

绰师门下高弟无数，中有著名弟子善导大师，弥陀化身，二十几岁时便已亲证三昧，随后不远千里访绰禅师，绰师为其彻说弥陀本愿与《观经》真意，指出唯有信佛本愿、念佛名号的念佛三昧才是一切三昧中王。善导大师在绰禅师的指导下，疑问冰释而体悟《观经》奥义，彻悟净土真髓，成为绰禅师门下最杰出弟子。善导与《观经》有特殊的因缘，乃著《观经四贴疏》，全面深刻地阐发了净土义理和修持方法，集净土之大成。在行持上，大师念佛之精至，达到念佛一声即口出一道光明的效果。印度的净土思想在善导的开显下，完备了净土宗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因此善导被推为中国净土宗的真正开山祖师。

由龙树菩萨而至善导大师，可谓净土宗开显、发展、独立的理路，净土宗由此而林立于宗派之列，发挥其“易行功高、普被三根”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后之法照、少康、永明、莲池、藕益、印光等祖师，推波助浪，将此一法代代传承下来，为迷茫的人类点亮了智慧的明灯。

六

一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必然要自觉面对自身根机的考量和对法门的抉择。当深知难行道的艰难后，看似远在西方的净土则显得至为重要。当你忽视它的时候，净土是如此的遥远，一旦归向之后，则生命立即得以安顿而焕发生机。生于当今时代的人们，因迷失于外物，已使生命失去了光泽。了解佛法，归命净土，或将成为人类生命圆满的必然选择。然而，当你走向佛法、听闻净土的时候，又会讶异地发现，佛法犹如迷宫，净土亦有歧途，谁能引领人类走出迷宫，迈向净土，获证永恒的生命本源？古大德已一一远去，古注疏又多晦涩难懂，众多行者，若无善知识之引领，无异于盲人摸象，夜中路行。近代之印光大师，因其“融通古今、善契时机”的缘故，或将承载此一历史使命，为迷茫的众生拨开云雾，看到生命获救的曙光。

印光大师(1861—1940)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为净土

宗第十三代祖师，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其一生行业与成就，观《行业记》、《永思集》、《文钞》即知。大师深通经教，针对时代根机，会儒释之道，辨禅净之异，显难易之别，重信愿之真，明专杂之行，重重开显，如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引人于迷途中走向光明。大师之特色在于：书信往来，以心交心。无论老儒禅客，还是愚夫愚妇，都在其慈悲甘露中，得其归途。

大师于佛教贡献至巨，而值得特别注意的即是其即判教思想（详见本书“判别教法”一章）。印光大师特判整个佛法为“通途法门”与“特别法门”，详明净土异于他宗之优胜处。此一通途与特别之判，远接龙树，深契善导，为宋明以来诸宗融合之净土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净土宗独特之处终被显彰，易行之道、他力之门得以大开，为苦于无法解脱的众生带来无限希望，因此而往生者不计其数。“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实非虚誉。

大师的遗著——《文钞》自流通以来，即受教内外人士青睐，德化海内外。《文钞》虽由一篇篇书信而成，然集少成多，亦自浩繁，又无端序，今人遍览而得其旨者亦非易事。今有智随法师在学修善导思想之余，积多年心血，根据洋洋百余万言的《文钞》，精心梳理、拣别，细心编排、集成《灵岩遗旨》等书，为研习《文钞》打开了一特别的窗口，为了解净土宗，承传祖师法脉，圆满人生归宿，开启了一扇大门，自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举。

《灵岩遗旨》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文钞》的思想理路，既有大师的谆谆言教——悲化有情，又有大师的切实身教——自述行谊。如是言传身教的完美结合，让人清晰可知大师是如何说的，又是如何做的。除此而外，大师对西方三圣功德及弘扬净土宗的历代祖师，都有相应的赞颂——赞古耀今，使读者在了解大师之余，更得以一睹净土宗古大德如昙鸾、善导、莲池、满益等之操守与言行，大师思想渊源亦可一目了然。通过此书，可以清晰感受到大师的宗风、理念、德行、学识、证悟等多方面的成就。

此书的编排极具特色，除了梳理大师思想、依序精心编排外，并将同一问题的不同开示汇为一处，标示大义。层次分明，纵横交错，面

中带点,点中有面,各自独立而又前后一贯,于全面而精细地了解大师可谓至极方便,于学修理路的次第引导可谓至极善巧。具体内容读者阅后尽知,此不赘言。

仅就其核心思想论,《遗旨》的宗旨可概括为八个字(可名为八字箴规):“敦伦尽分,老实念佛。”如智随法师所云:

“‘敦伦尽分’乃作人之本分,‘老实念佛’即了生死之大法。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二者具足,则一生不虚度,轮回不久长也!”

“敦伦尽分,老实念佛”包含了两个互相关联的基本理念:其一,一个学佛念佛之人,虽志在往生净土,更当于日用中做好本分,即成为一个积极承担现实责任的、道德完善的人;其二,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并不是人的完成,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人生的终极目的是要念佛而成佛,成佛才意味着人的最终“完成”。这种思想不仅极为精炼地概括了佛法的全部大意,而且十分深刻地契合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将佛教精神与儒家文化有机结合的经典表达。从文化传统上讲,中国历来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讲究积极入世,讲究修齐治平,讲究道德的完善和对天下千秋之道义责任的承担,总之是努力追求成为一个内圣外王的人,大师“敦伦尽分”之说便是抓住了此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民族传统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因悠然会通于传统的文化底蕴而使人心悦诚服。大师注重敦伦尽分,这是由“因果律”决定的,如大师所云:“约佛法论,从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不仅如此,大师进一步道:“约世法论,何独不然?故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此,则因果律就成了世出世法的总规律,是宇宙与生命运行的最高原理,上至成佛作祖,下至福善祸淫,一饮一啄,生死富贵,无有一事一物出因果之外。既如此,“敦伦尽分”就成了因果律指导下的人的必然选择。

然而,在大师看来,儒家思想毕竟是不究竟、不圆满的。从佛法的角度看,即便是真正实现了儒家的理想,成就了内圣外王,也仍然处于轮回之中,没有摆脱生死。业海茫茫,识浪滔滔,在无尽的轮回中,

圣、王的功业终将化为尘土，不如西方归去，成佛作祖，然后倒驾慈航，以佛的智慧和悲心度尽众生，方是实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成为一个“完成”的人。故此大师又婆心切切地发出“老实念佛”的恳切劝导，为“敦伦尽分”写下了最实在的注脚。

“老实念佛”即死尽凡夫这山望那山之心，深归弥陀愿力，专念弥陀名号，如大师所云：“通身靠倒，彻底放下。”

大师又将“老实念佛”诠释为“一心专称”，“一心”不同于他宗的禅定功夫，在大师的体系中主要是指发信愿专一的往生心，不夹杂任何余念（如求开悟、求神通、求来世等）的专注于净土之心，这种“专注”里包含着对生死轮回的强烈厌倦和对极乐净土的无限向往，欣厌分明，故成“一心”。此“一心”决定了行者意识的朝向和临终时神识的走向，即必然走向净土。此信愿一心是往生净土的正因，如大师所言“信愿具足，则万不漏一”。“专称”即在一心向往净土的心意下，专念弥陀名号，专凭弥陀愿力。“专称”是为了达成行者与弥陀四十八愿的精神感通，以蒙弥陀愿力接引，从而成就净土之行。此“一心专称”摄信愿行于一体，是为净土宗修学的根本。

“敦伦尽分，老实念佛”既融摄了众多理念，也是一种实践要领，理论实践有机合为一体，精妙至极。以此为眼目，则可测知大师思想之旨趣也。而如何敦伦尽分，如何老实念佛，一部《文钞》即围绕此横说竖说、尘说刹说，既有无尽的展开，又永不离于此原点。

《灵岩遗旨》所包含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大师思想的方方面面，笔者以蠡测海，所涉不过是涓滴之微，读者如能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死亡必至的恐怖，当能捧读此《遗旨》，亲聆大师的教诲，寻得生命的归宿，则笔者于愿已足。

桑大鹏
于武汉大学

总序

佛法流传至今，已二千余年，弘法大士，为我们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珍贵法宝。然欲一一深入，实非今人之所能。纵然穷其毕生精力，亦难窥其全貌。故有识之士，无不择其法缘，一门深入。而末法之今日，因感叹于“生死海深，菩提路远”，故有心智士，大多安心净土一门，以此自行化他，同归净域。故整理、研习、熏修净宗法宝，自成今人之所需。凡净宗之要典，如昙鸾大师《往生论注》、善导大师《观经四帖疏》等五部九卷，莲池大师《弥陀疏钞》、藕益大师《弥陀要解》、印光大师《文钞》等，无不为时人所关注，广行流通，习以成风。此即“时机愈下，净土愈昌”之明证也。时有慧净上人系统整理、编著、演说昙鸾善导一脉之宝典，蔚然成林。其宏开净宗，功不唐捐，归者如潮。余后之古疏，则因圣净融通之故，理多高深，难契时机，故隐而不畅。如宗教通摄之《弥陀疏钞》，因其“广大精微”而渐隐。虽不乏研修之士，终难普应群机。《弥陀要解》虽“直捷要妙”，为时人所喜乐，因以台释净，玄理迷人，若无知识引导，亦难得其实益。所谓执于理性，失却宝珠也。如是未契弥陀大愿，偷心岂易死哉；纵欲宝此一行，终难落于实处。唯有近代印光大师《文钞》，可谓融通古今，深入浅出，为今人学修之最好指南也。任何种根机，皆无高深之叹，可入念佛一门。大师影响之深远，可用无远弗届来形容。一部《文钞》，风行天下，凡净业行人及有识之士，无不视为圭臬，奉为至宝。然而《文钞》之磅礴，实非初机浅学所能通入。故欲得其要，亦非易事。以致流通虽多，仍是研修乏力。如是实有负大师应化之苦心也。今甘冒愚诚，选其精要，编辑而成《灵岩遗旨》、《灵岩法要》、《灵岩故事》丛书，从广略二途、理事两面，别显大师之思想，以此普利一切，畅大师无尽之悲心。

《灵岩遗旨》旨在全面疏理大师之思想，不论世出世法，通途特别，一并显彰。因编排有序，脉络清晰，故于《文钞》，易得其要。如人之有眼，可环顾四野而明辨方向也。

《灵岩法要》即依《遗旨》精选而成。《遗旨》虽为选编，对于初学，仍难免有浩瀚之叹。今去其繁复，择其精义，编成《法要》。并于紧要处，略加案语，引相关祖师之法语以互通，资其详解。如是既可善契大师之法要，又可通观净宗祖师之同一开示。庐山风貌，了然于胸。往生一事，自可如操左卷而取故物也。

《灵岩故事》即将《文钞》中所有“因果报应、念佛往生”等感应故事，分门别类，汇编成册，以作教理之辅证。所谓“理论犹须证据，事实胜于雄辩”也。为显事例中隐含之理，略附大师相关法语，以资说明。如是借事显理，以理明事，理事相资，以启吾人之信心，开吾人之正智也。

三书有广有略，有理有事，尽可各取所需，而同得其益。如是则三根得以普被，利钝尽可全收矣。《文钞》因此而广被，如是与善导法脉自可交相辉映，光照大千。今岳麓书社于此三书中择《灵岩遗旨》出版，大师之思想智慧得以显彰天下，惠及更多读者，此实功德无量之善举。所谓弥陀坐视于南面，势至辅弼于侧翼，法门隆盛，众生有福矣！

释智随 谨记